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纂言卷一上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俞昌言

經部四

禮記纂言　　禮類三禮記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禮記纂言三十六卷元吴澄撰澄有易纂言已著録案危素作澄年譜載至順三年澄年八十四留撫州郡學禮記纂言成而虞集行狀則稱成於至順四年即澄卒之歲其言頗不相合然要為澄晚年手定之本

也其書每一卷為一篇大㫖以戴記經文龎雜疑多錯簡故每一篇中其文皆以類相從俾上下意義聯屬貫通而識其章句於左其三十六篇次第亦悉以類相從凡通禮九篇喪禮十一篇祭禮四篇通論十一篇各為標目如通禮首曲禮則以少儀玉藻等篇附之皆非小戴之舊他如大學中庸依程朱別為一書投壺奔喪歸於儀禮冠儀等六篇別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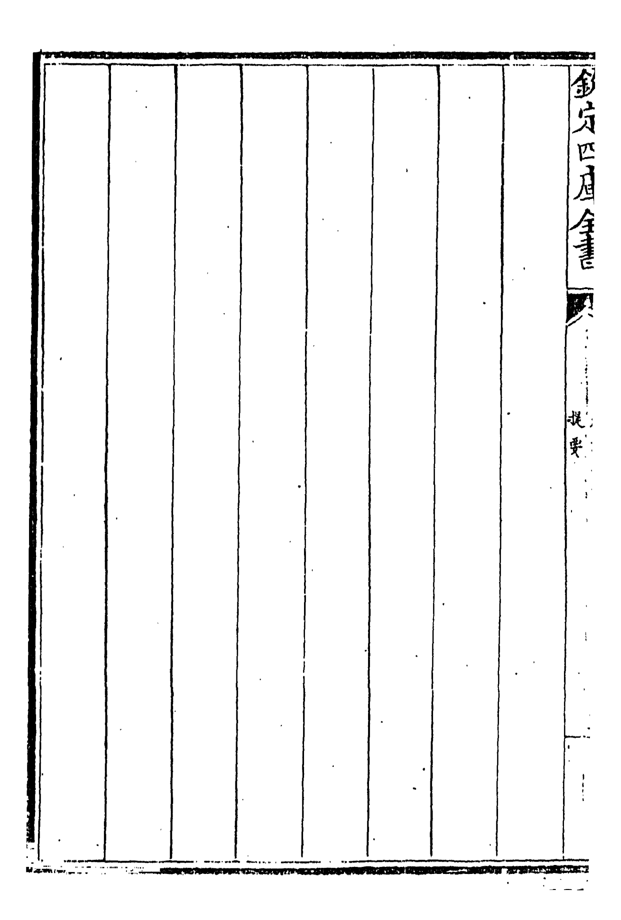
為儀禮傳亦並與古不同虞集稱其始終先後最為精密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其僅存可考者既表而存之各有所附而其糾紛固泥於專門名家之手者一旦各有條理無復餘蘊其推重甚至考漢書藝文志禮記本一百三十一篇戴德刪為八十五戴聖刪為四十九與易書詩春秋經聖人手定者固殊然舊唐書元行沖傳載行沖上類禮義疏張

說駁奏曰今之禮記歷代傳習著為經教不可刊削魏孫炎始改舊本先儒所非竟不行用貞觀中魏徵因孫炎所修更加整比兼為之注其書竟亦不行今行沖等改徵所注勒成一家然與先儒第乖章句隔絶若欲行用竊恐未可云云則古人屢經修緝迄不能變漢儒舊本唐以前儒風淳實不揺惑於新説此亦一徵澄復改併舊文儼然删述恐亦不

免僭聖之譏以其排比貫串頗有倫次所解亦時有發明較諸王柏刪詩尚為有間故録存之而附論其失如右乾隆四十五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提要

# 禮記纂言原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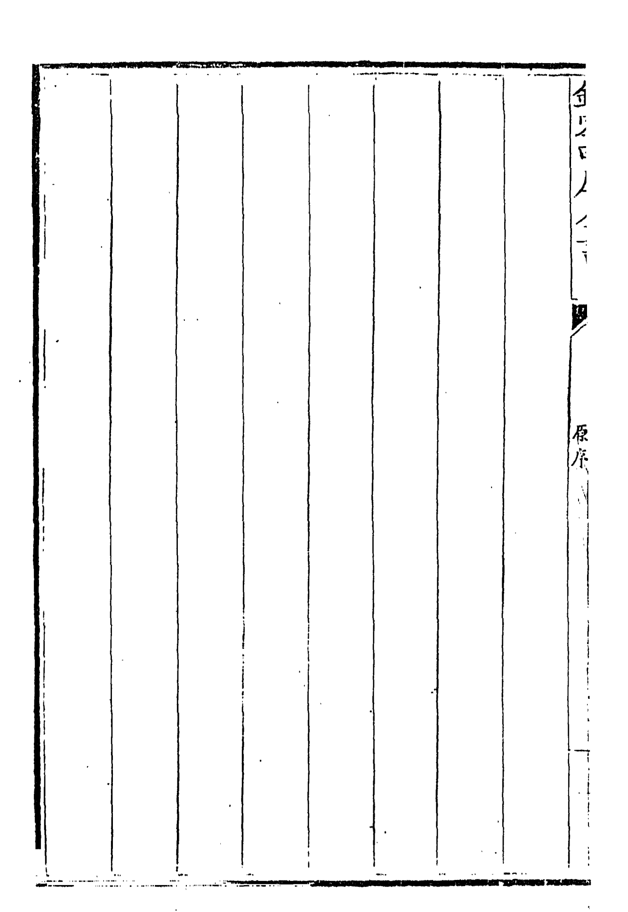
小戴記三十六篇澄所序次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二百餘篇大戴氏刪合為八十五小戴氏又損益為四十三曲禮檀弓雜記分上下馬氏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鄭氏從而為之注總四十九篇精粗雜記靡所不有秦火之餘區區掇拾所存什一於千百雖不能以皆醇然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往往賴之而存第其諸篇出於先儒著作之全書者無幾多是記者旁搜博采勦取

残篇斷簡會稡成書無復銓次讀者每病其雜亂而無章唐魏鄭公為是作類禮二十篇不知其書果何如也而不可得見朱子嘗與東萊先生吕氏商訂三禮篇次欲取戴記中有關於儀禮者附之經其不係於儀禮者仍别為記吕氏既不及荅而朱子亦不及為幸其大綱存於文集猶可攷也晚年編校儀禮經傳則其條例與前所商訂又不同矣其間所附戴記數篇或削本篇之文而補以他篇之文今則不敢故止就其本篇之中科

分擲别以類相從俾其上下章文義聯屬章之大旨標識于左庶讀者開卷瞭然若其篇第則大學中庸程子朱子既表章之論語孟子並而為四書固不容復厠之禮篇而投壺奔喪實為禮之正經亦不可以雜之於記其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聘義六篇正釋儀禮别輯為傳以附經後矣此外猶三十六篇曰通禮九曲禮内則少儀玉藻通記小大儀文而深衣附焉月令王制專記國家制度而文王世子明堂位附焉曰喪禮者十

有一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六篇既喪而大傳閒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五篇則喪之義也曰祭禮者四祭法一篇既祭而郊特牲祭義祭統三篇則祭之義也曰通論者十有二禮運禮器經解一類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一類坊記表記緇衣一類儒行自為一類學記樂記其文雅馴非諸篇比則以為是書之終嗚呼由漢以來此書千有餘歲矣而其顛倒糾紛至朱子欲為之是正而未及竟豈無所望於後之

人與用敢竊取其意修而成之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先後始終頗為精審將來學禮之君子於此考信或者其有取乎非但戴氏之忠臣而已也



# 禮記纂言原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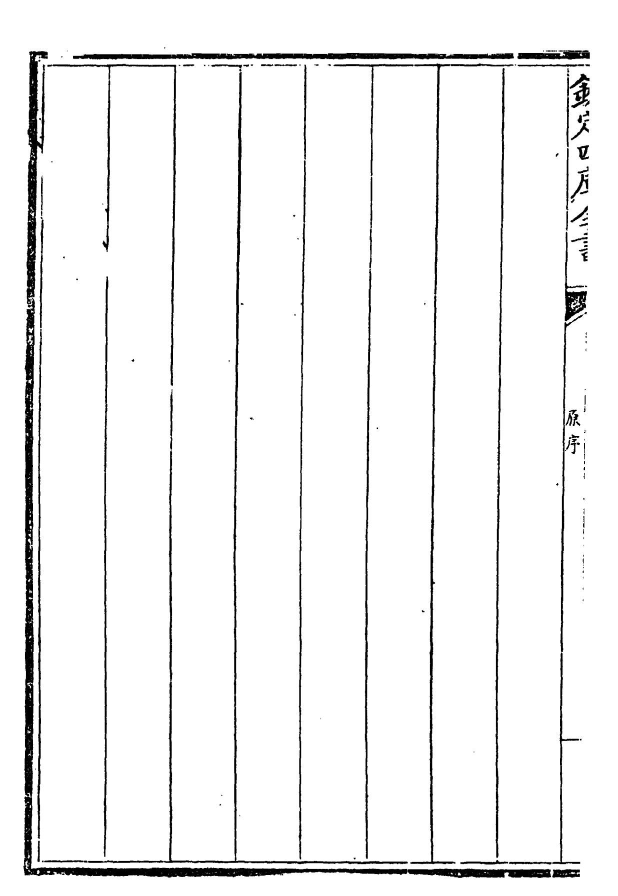
禮者理也理也者性也性也者命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而其在於人也謂之性其粲然而條理也謂之禮其純然而粹善也謂之仁其截然而裁制也謂之義其昭然而明覺也謂之知其渾然於其性也則理一而已矣故仁也者禮之體也義也者禮之宜也知也者禮之通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而非仁也無一而非性也天叙天秩聖人何心焉蓋無一而非命也故克已復禮

則謂之仁窮理則盡性以至於命盡性則動容周還中禮矣後之言禮者吾惑焉紛紜器數之爭而牽制形名之末窮年矻矻弊精於祝史之糟粕而忘其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者禮云禮云玉帛云乎而人之不仁也其如禮何哉故老莊之徒外禮以言性而謂禮為道德之衰仁義之失既已墮於空虛漭蕩而世儒之說復外性以求禮遂謂禮止於器制度數之間而議擬倣像於影響形迹以為天下之禮盡在是矣故凡

先王之禮烟蒙灰散而卒以煨燼於天下要亦未可專委罪於秦火者僭不自度嘗欲取禮記之所載揭其大經大本而疏附其條理節目庶幾器道本末之一致又懼德之弗任而時亦有所未及也間嘗為之說曰禮之於節文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非方圓無以見規矩之用非節文則亦無從而睹所謂禮矣然方圓者規矩之所出而不可遂以方圓為規矩故執規矩以為方圓則方圓不可勝用舍規矩以為方圓而遂以方圓為之規

矩則規矩之用息矣故規矩者無一定之方圓而方圓者有一定之規矩此學禮之要盛德者之所以動容周還而中也宋儒朱仲晦氏慨禮說之蕪亂嘗欲考次而删正之以儀禮為之經禮記為之傳而其志竟亦弗就其後吳幼清氏因而為之纂言亦不數數於朱說而於先後重輕之間固已多所發明二子之見其規條指畫則既出於漢儒矣其所謂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之原則尚恨吾生之晚而未及與聞之也雖然後聖而有作

也則無所容言矣後聖而未有作也則如纂言者固學禮者之箕裘筌蹄也而可以少之乎姻友胡汝登忠信而好禮其為寧國也將以是而施之刻纂言以敷其說而屬序於予予將進汝登之道而推之於其本也故為序之若此云正德庚辰冬至後學餘姚王守仁序



# 禮記纂言卷一上

元 吳澄 撰

## 曲禮

呂氏大臨曰曲禮禮之細也禮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中庸云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曲禮者威儀之謂經禮葢若祭祀朝聘饗燕冠昏喪紀之禮今儀禮是也曲禮葢以小大尊卑親疎長幼並行兼舉今禮記是也所載孔子門人傳授雜收於遺編斷簡者朱子曰經禮今之儀禮其存者十七篇而其逸者猶有投壺奔喪遷廟釁廟中霤等篇其不可篇者又有古經增多三十九篇而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數十篇及河間獻王所輯禮樂古事多至五百餘篇儻或猶有逸在其間者且以春官所領五

禮之目約之則其初固當有三百餘篇矣曲禮則皆禮之微文小節如今曲禮少儀內則玉藻弟子職篇所記事親事長起居飲食容貌辭氣之法制器備物宗廟宮室衣冠車旗之等所以行乎經禮之中者其篇之全數雖不可知然條而析之亦應不下三千有餘矣或者專以經禮為常禮曲禮為變禮則如冠禮之不醴而醮用酒殺牲而有折俎若孤子冠母不在之類皆禮之變而未嘗不在經禮篇中坐如尸立如齊毋放飯毋流歠之類雖在曲禮之中而不得謂之變禮其說誤也澄曰曲者一偏一曲之謂中庸言致曲易大傳言曲而中老子言曲則全莊子言一偏一曲不該不徧王通氏言曲而當又如地名之曰章曲杜曲皆同義曲禮者蓋謂禮之小節雜事而非大體全文故曰曲先儒以為委曲曲折非也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毋音無儼魚檢切

陸氏德明曰毋字從女內有一畫禁止意古人云毋猶今人言莫也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鄭氏曰禮主於敬儼矜莊貌人之坐思貌必儼然安定辭審言語也朱子曰毋不敬統言主宰處儼若思敬者之貌也安定辭敬者之言也安民哉敬者之效也真氏德秀曰毋不敬兼動靜言儼若思專以靜言靜之時何思何慮而曰若思猶鏡之明雖未照物能照之理無時不存正襟肅容儼焉弗動而神明昭徹若有思然孔氏曰若如也思計慮也夫人計慮狀必端慤矜莊之貌如人之思也澄曰安靜重之意定謂不紛遽錯亂洪範所謂言曰從是也寂而靜之時儼然若有思靜而涵動也感而動動之時安然定其辭動而主靜也此四句蓋古曲禮正經之言漢時猶可考者故特引之以冠篇首其下則雜取他書所記足成之

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敖五到切長知兩切從足用切樂音洛

孔氏曰敖者矜慢之名心所貪愛為欲飲食男女是也在心未見為志不得自滿六韜云器滿則傾志滿則覆樂者人情所不能已當自抑止不可極為樂記云樂盈而反以反為文馬氏曰不可長者當消而絕之不可從者當克而止之不可滿者當損而益之不可極者當約之歸於禮應氏鏞曰矜以凌物為敖而其病根則生乎志滿逐物快已曰欲而其條暢則發於樂極四者盡心之蟊賊溺身之酖毒學者所宜深戒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

而能散安安而能遷狎辰甲切

鄭氏曰狎習也近也謂附而近之習其所行也心服曰畏凡與人交不可以已心之愛憎誣人之善惡積謂已有蓄積見貧窮者則當能散以賙救之安安謂已今安此之安圖後有害則當能遷朱子曰人之常情與人親狎則敬弛有所畏敬則愛衰唯賢者乃能狎而敬之是以雖褻而不慢畏而愛之是以貌恭而情親也已之愛憎或出私心而人之善惡自有公論唯賢者存心中正乃能不以此而廢彼也六句皆蒙賢者二字為文言衆人所不能唯賢者乃能之爾

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很毋求勝分毋求多疑事毋質直而勿有難乃旦切很胡墾切分去聲

鄭氏曰毋苟得爲傷廉也毋苟免爲傷義也很鬩也謂爭訟也求多爲傷平也質成也彼已俱疑而已成言之終不然則傷知直正也已若不疑則當稱師友而正之謙也孔氏曰臨財苟得入已則傷廉隅難謂有寇讎謀害君父爲人臣子當致身授命以救之很謂小小鬩很當引過歸已不可求勝所分之物人皆貪欲望多入已故戒求多人多專固未知而爲已知故彼已俱疑無得成言之也勿有勿謂已有此義也呂氏曰趨利避害人之情也君子特主於義而不苟義可得則受義不可得則不受義可免則免義不可免則不免得不得免不免惟義而已何利害之擇哉很者與人爭犯而不校故不求勝分者與人共勞佚憂樂方與人共而獨求多焉是自私也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疑而質之自欺也可疑而不疑則道不信可直而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直者直吾道而已吾何與乎故不身有也李氏格非曰見得思義見危授

命故臨財而不訾臨難而不避不忮故毋求勝不求故毋求多不忮近仁不求近義戴氏溪曰積而能散臨財毋苟得分毋求多皆爲財利言也此人所甚病者故三言之

○脩身踐言謂之善行行脩言道禮之質也 行下孟切

鄭氏曰踐履也謂履而行之言道言合於道質猶本也禮爲之文飾爾孔氏曰凡爲禮之法皆以忠信仁義爲本禮以爲文飾行脩者忠信之行脩言道者言合於仁義之道則可與禮爲本也呂氏曰君子之善行以脩身踐言爲之本其行禮也以行脩言道爲之本以是爲質則所見於外者皆文也應氏曰曲禮三千以敬爲首然容貌辭氣雖持敬之所先而脩身踐言謂之善行尤爲禮之所本故自安民而下歷陳長敖從欲志滿樂極之戒與夫事賢交衆持己接物之道皆所以脩身善行而爲禮之質也不及之於質而

徒區區於繁文末節之間亦外焉而已

○禮不妄說人不辭費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說舊音悅或云當音税好虛到切

邵氏淵曰禮所以防人之情妄以悅人則與情俱靡矣禮不可以非靡有費而辭則以非靡禮矣用器之爲便而祭器之爲貴褻衣之爲便而衮冕之爲貴衮欲其速而伸之三年樂欲其不已而不得終日此不妄說人之謂或貴於多而大或貴於高而文庭實旅百之儀四海九州之薦此不辭費之謂舊說以爲不費於言辭豈經意乎踰節不已則至於借上逼下侵侮不已則至於紛爭鬬辨好狎不已則至於褻瀆慢忽禮皆在所禁焉胡氏銓曰禮雖不可輕費妄用亦不可以煩費爲辭貴於合禮澄曰或謂說人之說當

與禮予魏人之魏同謂以物遺人也妄說謂不當說而說之辭與不辭貪不辭賤之辭同費與不問其所費之費同用財以行禮於所不當用者妄以說人而無所撙度是不當用而用也於所當用者辭以費之多而有所吝惜是當用而不用也一過一不及皆非禮也節如竹之節謂有分限不逾者不可不及亦不可過或嚴而苛由侵刻而至於凌侮是剛惡也或和而流由歡好而至於褻狎是柔惡也二者亦皆非禮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朱子曰此雖兩節其實互明一事也取於人者童蒙求我朋自遠來也取人者好為人師我求童蒙也禮有取於人所以使有來學無取人所以我無往教也呂氏曰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學者之道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教者之道也取猶致也取於人者我為人所致而教之在教者言之則來學者也取人者我致

人以教已在教者言之則往教者也陳氏祥道曰上二句勉學者下二句戒教者

○大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大音泰施詩至切

劉氏彝曰大上者至極之稱猶言大備全德之人也全德之人自得而已愛之不自以為仁利之不自以為義所謂不知有之者也其次愛之為仁利之為義所謂親之譽之者也故施則必報是以不可無禮自

禮記左氏老子凡所言大上皆若此縈其人不縈其時孔氏曰三皇五帝時淳厚不尚往來之禮所貴在

德德主施但施而不希其反務猶事也三王之時施則望報以為常事故其禮主尚往來

○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

乎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夫音扶販方萬切好虛到切懾知涉切

游氏桂曰負販之人當勞役之際宜若簡於禮而從其所安今也猶必有所尊焉長者先而少者後老者輕而壯者重若此者所謂必有尊也負販於道路猶爾况富貴之人則可以行禮之人也富貴之地則可以為禮之地也若傲縱自尊則負販之不若矣王氏子墨曰負販者豈素學禮猶知有所尊則禮非人性之所有而人情之所安者乎鄭氏曰懾猶怯惑孔氏曰貧者怯惑畏人使心志不遂知禮者持禮而行之故志不懾方氏慤曰不驕不淫以禮能有所節也志不懾以禮能有所立也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别同異明是非也夫音扶疏

所居切別彼列切

孔氏曰定親疎者五服之內大功以上服麄者為親小功以下服精者為疏決嫌疑者若妾為女君期女君為妾若報之則大重降之則有舅姑為婦之嫌故全不服是決嫌也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引夫子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是決疑也別同異者本同今異姑姊妹是也本異今同世母叔母及子婦是也明是非者得禮為是失禮為非若主人未小斂子游裼裘而弔得禮而是曾子襲裘而弔失禮而非但嫌疑同異是非之屬在禮甚衆各舉一事為證呂氏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為祖父母齊衰期為曾祖父母齊衰三月此所以定親疏也嫂叔不通問嫂叔無服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燕不以公卿為賓以大夫為賓此所以決嫌疑也巳之子與

兄弟之子異矣引而進之同服齊衰期天子至於庶人貴賤異矣而父母之喪衰疏之服饘粥之食無貴賤一也大夫為世父母叔父母衆子昆弟昆弟之子降服大功尊同則不降此所以别同異也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其文是也其義非也君子不行也其義是也其文非也君子行之故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男女不授受禮也嫂溺則援之以手此所以明是非也費氏曰人不能無親疏定之如五服之制有精麄輕重之類是也事不能無嫌疑決之如男女不親授嫂叔不通問之類是也理有同異是非别之而判然如車服器用之有等殺鼎俎籩豆之有奇耦之類是也明之而昭然如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之類是也馮氏晞孟曰喪期有遠近之數宗廟有遷毀之制恩之降者服之三年而不為厚族之遠者殺於祖免而不為薄定親疎也宗廟之儀迎牲而不迎尸燕飲之禮宰夫為獻主而以大夫為賓所以斷君臣

之疑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所以別男女之嫌決嫌疑也陳氏曰兩物相似為疑以此兼彼為嫌葉氏夢得曰親疏位也嫌疑情也故言定言決同異事也故言別是非理也故言明澄曰定親疏禮之仁也決嫌疑禮之義也別同異禮之禮也明是非禮之智也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分如字

仁者愛之理義者宜之理由之之謂道得之之謂德禮則節文斯二者是也仁義無禮之節文則或過或不及故必有禮然後成完而無虧缺為其不知不能而使之效之之謂教因其所知所能而使之馴之之謂訓或率之以身或諭之以言皆所以正民之俗也然非定為禮制使民有所法式則教之訓之以正之

者終不具備以力校之謂爭以言校之謂訟分辯謂剖別其是非曲直合於禮者為是為直不合於禮者為非為曲故非禮不足以決之國之倫君臣為大上下次之家之倫父子為大兄弟次之有分有義有恩有情其尊卑厚薄非禮有一定之制不能定之蓋所謂道德者仁義而已矣道者以其通於天地者言也德者以其得於吾心者言也禮本乎仁義而仁義又以禮而後成成者仁義之全於己也教訓之備分辯之決者仁義之及於人也教訓以導其善仁也因此使之不入于不善則仁之義分辯以禁其不善義也因此使之歸於善則義之仁定君臣上下而人合之義截然定父子兄弟而天屬之仁藹然

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宦胡慣切朝音潮涖黎至切禱

都討切
供音恭

宦學猶言游學也趙盾見靈輒餓問之云宦三年矣蓋離家遠出臣伏於師之家如仕宦然有事師之禮然後師友之情親班次朝儀各有位次整治軍伍各有部分臨涖官府各有職掌三者皆有其法惟其有禮是以有威嚴而其法行如叔孫通之立朝儀是也求福曰禱報賽曰祠祭謂祭地祇祀謂祀天神亦通言之則享人鬼在其中也禱祠者因事之祭祭祀者常事之祭皆有牲幣之屬以供給鬼神必依於禮然後其心誠實其容莊肅蓋欲成己者必學而有所事之師欲治人者必在朝在軍在官有所行之法事師而親者克其父子兄弟之仁也行法而威嚴者克其君臣上下之義也明則脩己治人幽則事鬼神於禱祠祭祀而供給鬼神者仁之至義之盡也誠則仁之實於中莊則義之形於外凡此皆禮之所為也鄭氏

曰班次也涖臨也孔氏曰朝朝廷也謂司士正朝儀之位次也治軍謂師旅卒伍各正其部分也涖官謂卿大夫士各有職掌呂氏曰宦學事師學者之事也班朝治軍涖官行法仕者之事也禱祠祭祀供給鬼神交神明之事也皆有待於禮者也學有師師弟子之分不正則學之意不誠學之意不誠則師弟子之情不親而教不行故曰非禮不親正朝位齊軍政臨官府以行法令三者皆仕者所以治衆也禮明乎尊卑上下之別則分無不守令無不從此非禮威嚴不行也郊社宗廟內則盡志外則盡物鬼神享於克誠無敬則不誠禮者敬而已矣故曰非禮不誠不莊

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 撙茲損切

孔氏曰君子有德有爵者之通稱王氏子墨曰自道德仁義以下皆不可無禮故君子之道明理為先而

禮之大本有三一曰敬二曰節三曰讓澄曰撙裁抑不過之謂敬節讓禮之實也實諸内者必徵諸外故於貌之恭而見其敬焉於事之撙而見其節焉於步趨之退而見其讓焉君子之務此三者以明禮也

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走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别於禽獸

鸚於耕切鵡音武離黎至切猩師庚切麀於求切别彼列切

孔氏曰猩猩人面豕身能言二足而别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鄭氏曰聚猶共也麀牝曰麀吕氏曰人之血氣嗜慾視聽食息與禽獸異者幾希特禽獸之言與人異爾然猩猩鸚鵡亦或能之是則所以貴於

萬物者蓋有理義存焉聖人因禮義之同然而制為之禮然後父子有親君臣有義男女有别人道所以正而與天地參也縱恣怠敖滅天地而窮人欲將與馬牛犬彘之無辯是果於自棄而不欲齒於人類者乎朱子曰陸農師㸃聖人作是一句為禮以教人是一句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

呂氏曰人生天地之間彊足以淩弱衆足以暴寡然其羣而不亂或守死而不變者畏禮而不敢犯也人君居百姓之上惟所令而莫之違者恃禮以為治也一人有禮衆思敬之有不安乎一人無禮衆思伐之有不危乎此所以繫人之安危而不可不學者

右記禮之綱領凡七節章内不離走獸俗本作

禽今從盧本作走

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凊七正切省息井切

方氏曰冬則溫之以禦其寒夏則凊之以辟其暑昏則定之以奠其居晨則省之以問其安也東萊呂氏祖謙曰一歲冬夏有寒暑之變一日昏晨有晦明之變冬溫如古人置密室之類夏凊如古人扇枕之類潘曰冬有密室則夏宜有凉臺夏將扇枕則冬宜以身溫被鄭氏曰定安其床衽省問其安否何如孔氏曰冬溫夏凊四時之法卧當使親體安晨早也至明旦既隔夜早來視親先昏後晨一日之法呂氏曰一歲則有冬夏寒暑之適一日則有晨昏興寢之適內則父母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床與坐昏定之事也子事父母雞鳴適父母之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則昧爽而朝文王為世子

雞鳴至寢門外問安否何如晨省之事也

○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夫音扶告古毒切恒胡登切

鄭氏曰告面同爾反言面者從外來宜知親之顔色安否有常有業緣親之意欲知之不稱老廣敬方氏曰出必告者欲親知其所往之方也反必面者欲親知其所至之時也有常者遊必有方慮貽親之憂也所習必有業者慮違親之志也孔氏曰老是尊稱稱老是已自尊大非孝子卑退之情吕氏曰親雖老而不失乎孺子慕者愛親之至也五十而慕於大舜見之故髧彼兩髦爲孺子之飾親沒然後束之苟恒言而稱老則忘親而非慕也黄氏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懼者懼父母之年衰暮非久

也既懼其老忍稱之哉此乃教人子對父母常言須避諱老字一則傷父母之心一則孝子不忍斥言非謂人子自身稱老也

○爲人子者居不主奥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食饗不爲槩祭祀不爲尸奥烏報切食音似饗香兩切槩古愛切

鄭氏曰謂與父同宮者奥謂室中西南隅道有左右中門謂棖闑中央槩量也不制待賓客饌具之所有尸尊者之處為其失子道然則尸卜筮無父者孔氏曰不言凡者或異居則禮不然主猶坐也室戶近東南角西南隅隱奥故名為奥尊者居必主奥人子不宜處之一席四人則席端為上獨坐則席中為尊尊者宜獨不與人共則坐居席中界者不得坐也男女各路路各有中尊者常行正路界者不得行也門中

央有闑兩旁有棖棖闑之中尊者所立故人子不當之而立也四事與父異宮者不禁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命士既尊各有臣僕子孫應敬已故也大夫士或相往來制設食饗饌具由尊者所裁人子不得輒豫限量多少尸代尊者人子不為也邵氏曰主奥中席皆尊者所居中道中門皆尊者所由為槩為尸皆尊者之事人子皆不敢當應氏曰父子異宮固各有西南隅之奥然親在而自主之亦有不安焉非特以同宮而避之也若同宮則父自主之矣且道路之間豈父之所統哉而行不敢中者蓋無往而不寓其敬親之意也熊氏曰食饗不為槩為傳家事任子孫若不傳家事則子孫無待賓之事胡氏曰食饗不為概此未傳家事者游氏曰假如士庶人朋友相往來苟欲為之設禮為人子者必白父母而設禮之量當聽於父母也若已傳家則正欲省事而方且為子孫裁食饗之量是煩尊者也熊氏説未安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 訾音紫

鄭氏曰視聽恒若親之將有教使然登高臨深苟訾苟笑為近危辱也孔氏曰苟且也相毁曰訾不樂而笑為苟笑澄曰孝子在親之側常謹察親之言動而常聽視於未言未動之先親之口未言則無聲可聞也而子之耳審聽常若親之有所諭敎惟恐其言而不及聞也親之體未動則無形可見也而子之目諦視常若親之有所指使惟恐其動而不及見也登高臨深恐致隕墜而有死傷没溺之患君子稱人善不言人過在彼之事本無所預而輕率有毁訾之言聞者將以為謗之也在我之情非有所樂而輕率有哂笑之貌見者將以為侮之也皆能召怨召禍故孝子不爲

○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闇烏紺切

鄭氏曰服事也闇冥也不於闇冥之中從事為卒有非常且嫌失禮也男女夜行以燭

○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

鄭氏曰死為報仇讐孔氏曰家事統於尊財關尊者故無私財吕氏曰許者受其託先儒謂許報仇雖父母沒亦不可患難相死兄弟之道也朋友以義相成患難之事無相及戰國游俠以氣相許結私交報仇怨君子謂之不義也戴氏曰髮膚以上皆親之體豈敢許友以死粒粟縷絲以上皆親之物豈敢私有其財高者輕死畀者重財皆非孝也

○父子不同席

鄭氏曰興尊卑也澄曰古者一席坐四人言父子偶共一處而坐雖止一人必各坐一席蓋以父昭子穆父穆子昭尊卑不同故也若兄弟之齒雖有長幼而尊卑之分則同故可同一席而坐

○夫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夫音扶

鄭氏曰三賜三命也凡仕者一命而受爵再命而受衣服三命而受車馬車馬而身所以尊者備矣卿大夫士之子不受不敢以成尊比踰於父天子諸侯之子不受自卑遠於君孔氏曰周禮大宗伯三命受位受位即受車馬人子受三命之尊謙卑不敢受車馬不云不受而云不及者受是已到之日人子非惟外迹不受心亦不及於此賜也呂氏曰三賜有車馬君之所以寵臣三賜不及車馬子之所以敬親受位則有車馬之賜矣受位而不受車馬者位在朝廷而車馬入於私門也坊記云父母存饋獻不及車馬蓋車馬

家之重器也親之所有子不敢以予人奉親而不敢專也親之所無子不敢以受於人辟親而不敢加也

葉氏曰鄭氏以不及為不受若然居大夫之位而不受車馬則徒行乎若曰不受君賜而已自為之是已為則可君賜之則不可理無是也以吾觀之此蓋謂父之未為大夫者不受車馬則不敢受大夫之位也

胡氏曰君子辭位不辭祿車馬賜由君命安可辭哉

賜與也三賜貨財衣服車馬也澄曰胡氏說蓋謂人之所以與人者有三輕則貨財重則衣服最重則車馬為人子者已仕有祿而欲以物與人其輕者如貨財衣服猶可白之父而稱尊者之命以與之然所與之物僅可至衣服而止就三者之中不及於車馬蓋車馬重物有父在則人子不敢以之與人也

三賜不及車馬與與坊記饋獻不及車馬同意

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

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游稱其信也

鄭氏曰二十五家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僚友官同者執友志同者澄曰此言人子之孝其行實充積於中故其聲名形著於外不但一家之人以為孝而二十五家之閭五百家之黨二千五百家之州一萬二千五百家之鄉無一人不稱其孝如閔子騫之孝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是也年長於已為兄年少於已為弟內外通稱親謂族內戚謂族外慈篤愛也孝者之待兄弟親戚必有恩故稱其慈僚友謂仕而與同僚之官為友也弟謂能順事官長孝者之待同官必有禮故稱其弟執友謂學而與執志之同者為友也仁謂能全其心德友者友其德相輔為仁惟孝者能不失其仁故稱其仁交游謂平日汎交同游之人信謂以實相與交游在於信惟孝者能不失其信故稱其信稱其孝也總言遠

近之人稱孝子之能孝於其父母也以下四者之稱則以孝子所接待之人而言蓋惟孝於父母者能慈能弟能仁能信故四等之人各因其孝子之所施所接於巳者而稱之也

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

孔氏曰父之執謂與父同志者或往見或路中相見也呂氏曰見父之執友進退荅問不敢專敬之至也

○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號呼刀切

鄭氏曰顯明也謂明言其惡逃去也君臣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子於親無去志在感動之孔氏曰何休云

諫有五一曰諷諫二曰順諫三曰直諫四曰爭諫五曰戇諫凡諫諷諫為上戇諫為下事君雖主諫爭亦當依微納進善言爾不得顯然言君惡猶從也三諫不從則待放而去父子天性理不可逃雖不從當號泣而隨之冀有悟而改然檀弓云事君有犯此諭其微諭語云事父母幾諫檀弓言事親無犯此諭其犯亦互言爾

○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鄭氏曰嘗度其所堪不三世不服其藥謹物齊也孔氏曰父子相承至三世則能謹物調齊矣呂氏曰醫至三世治人多矣用物熟矣功已試而無疑然後服之亦謹疾之道也方氏曰醫之術非父祖子孫傳業

則術無自而精其可服其藥乎然所言亦道其常而已若非傳業而或自得於心未及三世固在所取或傳之非其人雖三世亦所不取也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

櫛側瑟切惰徒禾切又徒臥切矧失忍切詈黎志切

鄭氏曰不櫛不翔憂不為容也不惰憂不在私好也不御憂不在樂也不變味變貌憂不在味也不矧不詈憂在心難變也齒本曰矧大笑則見齒故自若常也孔氏曰惰者言語戲謔文辭華飾猶許食肉但不許多爾少食則味不變多食則口味變也呂氏曰孝子之事親病則致其憂憂在心故言動不得如故冠

者不櫛不假禮也犲見齒也呰惡聲也笑怒之變至此亦忘親也方氏曰言冠者别於童子冠者有時而不櫛可也童子無冠不櫛則不可所以止言冠者不櫛憂親之疾忘身之飾也言不惰以憂勤而不敢惰也琴瑟不御不以所樂忘所憂也士無故不去琴瑟蓋常御之樂御猶御馬之御詩云琴瑟在御物有常味食肉多品則為變味人有常貌飲酒過量則至變貌陳氏曰儀禮疾者齊養者皆齊自行不翔至怒不至詈皆齊之事也然此亦中人之制文王行不能正履不特不翔而已色憂不特言不惰笑不至矧而已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不特食肉飲酒不變味變貌也

○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

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瘠秦昔切衰所追切作昨誤切隧音遂創初莊切瘍音羊勝平聲衰倉回切處上聲

鄭氏曰形謂骨見皆為其廢喪事升降出入常若親存隧道也勝任也不致毀以下皆所以養衰老人五十始衰也孔氏曰毀瘠羸瘦也許羸瘦不許骨露見也阼階主人之階也孝子在喪思慕不忍從父阼階上下也若祔祭則同於吉得升阼階也不勝喪謂疾不食酒肉創瘍不沐浴毀而滅性不留身繼世違親生時之意是不慈不孝然本心實非不慈孝故言比也致極也五十居喪許有毀而不得極羸瘦六十衰甚都不許毀也陸氏佃曰五十不致毀四十雖不能毀猶當勉也呂氏曰記曰毀不危身為無後也君子

執親之喪其哀慕之至如不欲生所以致毀者僅至於不死而已然先王制禮教民無以死傷生毀瘠形視聽衰幾於滅性矣送死之大事且將廢而莫之行則罪莫大焉方氏曰毀瘠不形慮或至於滅性也居喪之禮雖哭泣無時然不可以過哀而喪其明雖聞樂不樂然不可以過哀而聵其聰視聽衰則不足以當大事也雜記言視不明聽不聰君子病之者以此前言為人子者居不主奥行不中道及其居喪則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者事死如事生也七十則自衰麻之外與平居無以異飲酒食肉則不必有疾處於內則不必居門外之倚廬也澄曰不勝喪謂哀過不能堪將至於廢事甚則至於滅性也此本是慈孝其親而然然毀而不能存其父母所生之身雖曰慈孝而與不慈不孝者一也蓋居喪固當致其哀然毀瘠不可形見於外視聽不可衰損於前平時不沐浴不酒肉若有創有瘍有疾則亦許其沐浴與酒

肉佚疾既止乃復其舊然此皆年五十以下強壯者所行若五十氣血漸衰則雖無疾與瘠瘠其哀毀視強壯亦當減殺故曰不致毀六十愈衰則不特減殺而已故曰不毀七十大衰則惟有衰麻之服在身不去其餘皆如無喪之人不禁酒肉又不居喪次而得處於內也

生與來日死與往日 與舊如字或云當音預

鄭氏曰與猶數也生數來日謂成服杖以死明日數也死數往日謂殯斂以死日數也此士禮貶於大夫者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士喪禮曰死日而襲厥明而小斂又厥明大斂而殯則死三日而更言三日成服杖似異日矣孔氏曰此士禮謂生者成服杖數來日爲三日死者殯斂數死日爲三日士卑屈故降不如大夫

呂氏曰如三日成服杖生者之事也其三日也自死之明日數之故曰生與來日如三日而殯死者之事也其

三日也自死之日數之故曰死與往日喪大記云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則生死皆以死之明日數之與士異矣士仕畀祿寡不若大夫死事畢而後治生事故成服杖後於殯一日然以來日往日數之皆可以名三日也澄曰或云與當音預大夫之喪以死之第四日死者殯生者杖同此一日喪大記總云三日之朝則是生者之事死者之事皆自死之明日數起士之成服杖亦是以死之第四日而曰三日成服固與大夫同若士之殯則視大夫先一日例當曰二日而殯乃曰三日而殯是併死之日亦預數故曰與往日其曰三日成服杖則不預死之日但預死之明日故曰與來日

○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

孔氏曰居喪居父母之喪也喪禮謂朝夕奠下室朔望奠殯宮及葬等禮也祭禮謂虞卒哭祔小祥大祥

之禮也復常謂大祥除服之後也樂章樂書之篇章謂詩也此上三事須豫習皆許讀之張子曰居喪者他書不可觀惟喪禮祭禮可讀禮在平日豈不嘗學如祭禮樂章豈必葬畢喪終乃學蓋謂切於用故至其時又復講求

○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純之隼切

鄭氏曰純緣素爲有喪象也孤子謂未三十者早喪親雖除喪不忘哀也三十壯有室有代親之端不爲孤也當室適子也孔氏曰冠純謂冠飾衣純謂深衣領緣孤子雖除服猶素然深衣衣純以素適庶皆然今當室謂適子似庶子不同馬氏曰當室謂適室也冠衣不純采者異於諸子蓋父之於長子冠於阼以

著代服之三年以稱情則適子於父其可以不加隆乎呂氏曰少而無父者雖人之窮然既除喪矣冠衣猶不改素則無窮也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不忍也豈可獨遂其無窮之情哉故惟當室者行之非當室者不然也深衣之言畧矣

崔氏曰不當室則純采

○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更平聲謚神至切

鄭氏曰不更名重本暴貴不為父作謚子事父無貴賤也孔氏曰名是父所作死更作新名似遺棄其父也暴貴謂非一等之位若本為士庶今起為諸侯者也謚者列平生德行而為作美號若父昔賤已今暴貴忽為造謚似鄙薄父賤不宜為貴人父也呂氏曰已孤不更名有所不忍也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有所不敢也不忍愛也不敢敬也古者子生三月而父名之親存有所稟命而更猶可也已孤更之輕廢父命

孝子之所不忍也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是可以已之祿養其親不敢以已之爵加其親也父之爵法不當謚而已之爵法當謚以已當謚而作其父謚是以已爵加其父欲尊其親而反累之非所以敬親也然則周之追王大王王季何也當周之興王業基于大王王季文王世世脩德至武王而有天下武王周公追述其功義起斯禮非後世追王之比也馬氏曰名雖不可更以字行可也今律有所辟忌則行字者聽謚雖不可作德盛者可也武王周公追尊大王王季是也

〇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游之讎不同國

鄭氏曰父者子之天殺已之天與共戴天非孝子也行求殺之乃止兄弟之讎常執殺之備交游之讎不

吾辟則殺之孔氏曰天在上故言戴言不與同處於天下也兄弟謂親兄弟不反兵者舉兵自隨也見即殺之朋友亦報仇不同國者謂不共五等一國之中也呂氏曰父之讎報之之意誓不與讎俱生此所以弗共戴天也寢苫不仕以喪禮處也手不舍兵雖寢不忘故枕戈也雖市朝不辟故不反兵而鬬也居兄弟之讎則殺於父矣仕而不共國則猶可以仕也銜君命而使雖遇之弗鬬猶有所辟也所與居父讎同者不反兵而已居從父兄弟之讎則又殺於兄弟矣不為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主人者其子也從主人而殺之不為戎首也復讎輕重之義不越是三等而已此皆天屬之讎若以義推則君之讎眡父師長之讎眡兄弟主友之讎眡從父兄弟也主諸大夫之臣稱其君也友者吾同志也此篇所稱交遊之讎蓋友也言交遊而不言從父昆弟亦互文也游氏曰聖人之治天下常有自視歉然不及之心而為廣求

所以濟其不及之道不以為制之在已而皆得之也暴亂之人上以公法治之苟制之於公法而不足則由於私義而制之是以暴亂者無所逃罪而人安其生夫所謂讎皆王誅所不及公法有時而失之者聖人因禮而為之法曰其讎也是其子弟弗與共戴天者也其讎也是其兄弟所必報而不及兵者也其讎也是其交游之所不同國者也三讎者皆以殺人而言人之子弟交游皆得報而殺之弗戴天者避諸海外若在海內則是讎不吾避為同戴天人子得殺之兄弟之讎避諸千里之外讎不吾避而在千里之內則得殺之交游之讎不吾避而與吾同國則得殺之弗共戴天則世之暴者不敢害人之父母矣不及兵則世之暴者不敢害人之兄弟矣不同國則世之暴者不敢害人之交游矣自秦以來私讎皆不許報後下之私相殘死而無告者不知其幾何子報仇而以其獄上者有司常不知所以處之至唐而陳子昂韓

愈柳宗元之議起陳之議報父仇者誅之而旌其閭柳固已闢之雖闢之而初無一定之說韓之言曰子報父母仇以其獄上尚書省使百官集議聞奏此說粗為得之然亦不能明先王之故復讎之事苟欲從古則其所以為天下之道舉必如三代而後可三代之時皇極立而公法行治不一出於法而私義得以參乎其間今欲依古許人復讎則為有司者道法交有所不備不許復讎則傷孝子順弟賢人義士之心

顧氏元常曰二禮載復讎事向頗疑之治平盛世井井有綱紀安有私相報讎之事然事變萬端豈可以一律論存此一條亦是恐人之情如父母出於道忽被強寇劫盜殺害其子豈容但已在旁必力鬬與之俱死不在旁必尋探殺之而後已此乃人子之至痛追思殆不欲生縱彼在窮荒絕域亦必欲尋殺之以雪父母之冤不使之偷生與我共戴天也然讎非一端又看輕重如何如父母因事被人擠陷為人子者

亦當平心自反不可專以報復為心或被人挾王命以矯殺雖人子之至恨然城狐社鼠不可動搖又當為之飲恨而不容以必報為心也皆宜隨事斟酌儻不顧事之曲直勢之可否各挾復讎之義以相搆害則是刑戮之民大亂之道也

右記父子之禮凡十五節

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為于偽切使色吏切下使者並同

孔氏曰受命謂受君命為聘使君言君之所言謂有事故如春秋告糴乞師言田之類受君言宜急去不得停留宿於家聘禮既受命遂行宿於郊是也

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于門

外

鄭氏曰此謂國君問事於其臣孔氏曰君使初至則主人出門拜迎君命辱者言屈辱尊者之命來也君之使去又出拜送門外去送既出門則知初至迎亦出門也

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使人如字朝音潮下在朝朝言輟朝並同

鄭氏曰此謂臣有所告請於其君孔氏曰若臣有故而遣使告君必潮服命使也使者從君處還則必下堂拜受君命去不下送反而下迎者尊君命也不出門者已使畀於君使也

○君命大夫與士肄肄以二切

鄭氏曰肄習也君有命謂欲有所為也大夫則與士展習其事

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

鄭氏曰官謂版圖文書之處府謂寶藏貨賄之處庫謂車馬甲兵之處朝謂君臣謀政事之處唯君命所在就展習之也孔氏曰言猶議也臣事君所在皆當謹習其事備擬君之所使劉氏曰凡君有命將興作於大事則大夫與士豫習其所宜為以俟旨任期不辱命也故在官者豫治其官言緝版圖文書以待興作也在府者豫治其府言考寶藏貨賄以待匪頒也在庫者豫治其庫言治車馬甲兵以待徵令也在朝者豫慮於朝言極其謨謀政要也

朝言不及犬馬

孔氏曰此以下明在朝言朝之事朝如此則官及府庫可知也朝是謀政教之處不宜私竊論議及犬馬

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　輟之劣切

鄭氏曰輟猶止也心不正志不在君也固謂不達於禮孔氏曰異事非常之事異慮非常之慮也臣於朝矜莊儼恪視不流目若忽止朝而回顧非是見異事則必是有異慮也若身無異事心無異慮乃忽止朝而顧君子謂此是固陋之人不達禮義者也呂氏曰輟朝而他顧數不在君也有異心存焉非所治者皆異事也非所謀者皆異慮也二者非姦則野固野陋也君子不逆人以姦故但謂之固而已方氏曰周官朝士禁慢朝錯立族談者朝之儀其嚴如此庸可以輟而顧乎胡氏曰不有異事必有異慮若衛太子蒯

覿朝夫人太子三顧及陳成子騋顧諸朝之類

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

謂在朝議禮問此一禮則對以此一禮也

○公事不私議

公朝之事當與同列議之於公朝不可議之於私家也若冉求仕于季氏而退朝之晏乃對夫子曰有政政者魯國之政所謂公事也季氏不與魯大夫議之於公朝乃獨與其家臣議之於私家故夫子譏之鄭氏曰嫌若姦也

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筴側龜於君前有誅

倒多老切筴與

策同

鄭氏曰振去塵也端正也倒顛倒也側反側也皆謂甫省視之臣不豫事不敬也孔氏曰書簿領也誅責也臣當豫事整理若文書簿領於君前臨時乃拂整龜筴君之卜筮所須不豫周正來在君前方顛倒反側齊正之則宜有責罰也方氏曰端謂正其簡書筴有本末故曰倒龜有背面故曰側倒筴側龜與振書端書其過非大然皆有誅蓋以臣之奉君不可不謹也

龜筴几杖席蓋重素袗絺綌不入公門重直龍切袗之忍切絺敕宜切綌去逆切

鄭氏曰龜筴嫌問國家吉凶几杖嫌自長老席蓋載喪車也雜記曰士輤葦席以為屋蒲席以為裳帷重

素衣裳皆素喪服也袗單也孔子曰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為其形褻孔氏曰臣有死於公宮許將柩出不得將喪車凶物入絺綌葛也上無衣表則肉露見為不敬故不著入也若尸柔以几至廟門及八十杖於朝則几杖得入也

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苞白表切扱初洽切衽而審切厭於涉切

鄭氏曰苞藨也齊衰藨蒯之菲也問喪曰親始死扱上衽厭猶伏也喪冠厭伏此皆凶服也

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衰倉回切

鄭氏曰方版也士喪禮下篇云書賵於方若九若七若五此謂喪在內不得不入當先告君爾孔氏曰書謂條錄送死者物件數目多少如今死人移書也百字以上用方版書之故云書方衰喪服也凶器者棺

材及棺中明器也臣在公宮而死凶具宜告而入也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闑魚列切 閾音域）

鄭氏曰闑門橛閾門限也孔氏曰門以向堂為正右在東也主人位在門東客位在門西大夫士是臣臣皆統於君不敢自由故出入君門恒從闑東馬氏曰由闑右不敢為賓也陳氏曰自外以向內則以入為左右而右常在東自內以向外則以出為左右而右常在西門以向內為常由闑右則由闑東也賓客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蓋公事則以公禮入私事則以臣禮入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無時而不純臣也

○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核戶革切）

鄭氏曰木實曰果懷核嫌棄尊者物也呂氏曰果核當棄重君賜故懷之而不棄

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 溉古愛切

鄭氏曰勸侑曰御溉謂陶梓之器不溉謂萑竹之器寫者傳已器中乃食之重汙辱君之器也孔氏曰君食竟以食殘餘賜御者如陶是瓦甒之屬梓是杯杅之屬並可滌潔不畏汙則不須倒寫仍於器中食之食訖則滌以還君若其餘織萑葦織竹為筐筥等不可溉滌不倒寫之則浸汙其器是褻尊者物也

○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 御音訝今讀如字

方氏曰自御謂之僕張子曰御謂御車奉君命而召雖所召者賤使者當親御之鄭氏曰御當為訝君雖使賤人來召已必自出迎之尊君命也

澄按張子說與舊註不同今兼存之

○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士私行出疆必請反

必告君勞之則拜問其行拜而後對勞郎到切

鄭氏曰私行謂以已事也士言告者不必有獻也告反而已問行謂道中無恙及所經過孔氏曰疆界也大夫無外交而有私行出界或是新來大夫姻婭猶在本國故有私行往來大夫有德必能招人餉遺故還必有獻士私行必請出與大夫同也士德劣故反不必有獻與大夫異也必告反使君知其還君勞之則拜大夫士通謂行還而君若慰勞已之勞苦則已拜之君若問其道中無恙及游涉所至則又拜拜竟而起對先拜後答急謝見問之恩也

○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後對

孔氏曰他日謂别日非獻物之日安取彼謂何處取彼物士有物奉貢於君别日君問士云何處得前所獻之物不即問而待他日者士有貢獻當日自致於外而不敢見恐君答已拜故别日乃見君君得問之也士聞君問故先拜稽首然後起對得物所由陳氏曰尊者之賜卑者不敢問問則失於不恭畀者之獻尊者不可不問不問則恐其取之不義古之獻於君也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所謂親者非親進之親致於將命者而已

○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

鄭氏曰射者所以觀德惟有疾可以辭也使士射謂備耦也孔氏曰射法每兩人相對以決勝負名之曰耦貴賤必對故卿與卿耦大夫與大夫耦或奇餘不足則使士備耦按大射君與賓耦卿大夫自相耦又

有士御於大夫又司射誓耦畢者與尊者為耦不異矦是言士得備預為耦故此有使士射之禮也其有負薪之憂此稱疾之辭也其士名也負擔也薪樵也大樵曰薪澄曰負薪之憂謂病而不能負薪薪謙辭也

呂氏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射天地四方射者男子之事也不能射則幾於非男子故耻之士雖不能射可以疾辭不可以不能辭也范氏成大曰射一藝而文武之道備焉内志欲正外體欲直容止欲比於禮節度欲比於樂有揖遜之儀有反求諸已之道蓋立武之外又足以制心檢形防非僻而蹈中正古人進德脩業凡可以自助者皆習焉射蓋其一也是以人人能之而不能者以為耻君使之射而未習焉則不敢以不能對而以疾辭真不能而不敢以不能對則當時之士皆習於射可知古人於日用之常有可以閑邪存誠者無所不用其至佩玉也琴瑟也射也無故玉不去身無故不徹琴瑟射不能則辭以疾後世

以弧矢為武夫之事琴瑟為樂工之職若佩玉則僅存於祭服不得已而時用之爾

○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

鄭氏曰壘軍壁也辱其謀國不能安也荒穢也辱其親民不能安也孔氏曰四郊者王城四面皆有郊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諸侯亦各有四面之郊里數隨地廣狹鄉大夫尊高任當軍帥若寇戎充斥數戰郊坰四郊多軍壘為卿大夫之恥辱地采地也士邑宰也士職卑位下為民宰邑勸課耕稼若民散流離土地廣大而荒廢不治亦為士之恥辱澄曰按聘禮註謂天子遠郊百里差之則上公五十里侯伯四十里子男十里近郊各半之蓋四鄰數侵故築壘於四郊屯軍以備寇戎老子云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或謂

郊者兩國之境相交處也地葢諸臣采地外有餘地者為公邑天子使大夫治之士謂其下之親民者諸侯之都邑戰國時亦有靈丘平陸之大夫若大夫之采地則春秋之費宰郈宰之類皆士也

○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

鄭氏曰國君死其所受於天子春秋傳曰國滅君死之大夫死其所受於君衆謂君師制謂君教令所使為之孔氏曰國君體國國以社稷為主若有寇難則以死衛之不可去也大夫職主領衆將軍若有寇難當保國必率衆禦之以死為度士雖不得率師若君命使之則唯致死

○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

止猶留也鄭氏曰柰何去社稷宗廟墳墓皆臣民慇懃之言呂氏曰臣民各止其君使勿去厚之至也以社稷宗廟墳墓為言者皆指其所本也先王建國為置社稷使其君守之為土地人民之主大夫之有宗廟士之保其丘墓義亦猶是大夫士有以道去其君者諸侯有國受之天子有死而無去也此去者不安其國致位而去苟社稷無隕先君有後是亦有可去之義禮所以有寓公也

○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竟與境同下同

鄭氏曰祭器用君禄所作取以出竟恐辱親也寓寄也與得用者言寄覲已後還孔氏曰此明人臣三諫不從去國之禮踰越也既放出祭器不得自隨物不被用則生蟲蠹既不將去故寄於同僚令彼得用不

使毀敗糞還復用大夫士義皆然也方氏曰祭器不踰竟者不敢以君祿所造之器而用之於他人之國也大夫士寓祭器者不欲使之為無用之器故各寄於得用之家也

○大夫士去國踰竟為壇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鞮屨素簚乘髦馬不蚤鬋不祭食不說人以無罪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壇音善鄉許亮切緣悅絹切鞮都兮切簚莫歷切髦音毛蚤音爪鬋子淺切說音悅又如字復音服

鄭氏曰言以喪禮自處也臣無君猶無天也壇位除地為位也徹猶去也鞮屨無絇之扉也簚覆笭也髦馬不鬄落也蚤讀為爪鬋鬢也不自說於人以無罪嫌惡其君也御接見也三月一時天氣變可以遂去

也孔氏曰大夫士三諫不從出在竟上大夫則待放三年聽於君命若予環則還予玦則去若士則不待放臨去皆行此禮也去父母之邦有桑梓之戀故爲壇位鄉國而哭衣裳冠皆素爲凶飾也素服裏有中衣吉時用采緣凶者故徹緣而純素屨以絇爲飾凶故無絇素鞿白狗皮爲車覆蘭也吉則鬋鬣馬毛爲飾凶則不鬋而乘之蚤治手足爪也鬋鬣治須髮也吉則治鬋食則祭先喪凶故不也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今雖放逐猶不得向人說無罪也吉時婦人以次侍御今喪禮自貶故不也自貶三月然後事事反還如吉禮而遂去也三月爲一時天氣一變則人情亦宜易也臨川王氏曰孔氏云大夫三年待放竟上士不待放恐無此禮孔子屢仕屢去豈常行待放之禮乎或者古之大夫有得罪被放於竟上三年而後聽其去者乎故季孫請因於費以待察春秋有放大夫之文蓋緣此禮也又三諫不從

則去亦不可必以為常要之三諫不從而不能去則苟祿者也故孔子去國乃未甞一諫也且待放得環則還是以待放要君爾三諫不從以為不合則可以去雖有庶幾其君或改之心如孟子三宿然後出晝可也何至三年方氏曰復服者復其常服之事也以上諸事皆非常服之事故於此言復馬游氏曰古之以凶禮自處者三而喪事不與焉凶灾以喪禮處之戰勝以喪禮處之去國以喪禮處之重天灾也重用兵也重去本也棄其君棄其位棄其宗廟棄其父母之邦此去國之可悲也非特已以喪禮自處人亦以喪禮弔之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

鄭氏曰求猶務也謂去先祖之國居他國不務變其故俗重本也孔氏曰俗者本國禮法所行雖居他國如杞宋之臣入於齊魯齊魯之臣入於杞宋各宜行故國禮法不務變之從新也祭禮喪服哭位悉不改革行之如本國儀舉三條餘冠昏之屬可知也呂氏曰子路去魯顏淵曰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古之君子重去父母之國如此則其去也豈得已哉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父母之國夫豈不懷舍故從新有所不忍此行禮所以不求變俗也俗者吾父母之國俗也雖去而之他國至於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舊

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謹脩其法而審行之朝音潮

鄭氏曰三世自祖至孫踰久可以忘故俗而猶不變爵禄有列於朝謂君不絶其祖祀若臧紇奔邾立臧為矣詔告也謂與卿大夫吉凶往來相赴告也其法謂其先祖之制度呂氏曰謹脩審行而不輕改者不忍忘吾父母之國澄曰爵禄有列於朝謂已雖去國而君為別立一人承其宗祀猶為卿大夫也出入有詔於國謂已雖去國然舊國之卿大夫家有吉凶事則有使者出而告已已有吉凶則亦遣使入而告彼也

去國三世爵禄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

兄弟宗族猶存者謂雖猶有兄弟宗族在舊國然不為卿大夫而無爵禄矣舊國之卿大夫亦與此不相

赴告吉凶矣故已有吉凶但遣使往舊國私告於其無爵祿之宗子也蓋爵祿無列則舊國之君其恩已絕矣出入無詔則舊國之卿大夫其恩已絕矣舊國君臣雖皆與已無恩而吾一已兄弟宗族之恩則不可絕也故有吉凶猶當反告宗後者兄弟宗族之統也告于宗後則兄弟宗族徧知之矣孔氏曰兄弟宗族謂本國之親宗後大宗之後也出已三世雖本國無列無詔然有兄弟宗族在已有吉凶猶當告於宗嫡不忘本故也其都無親在則不復來往此是無列無詔而反告宗後今得仕新國者雖有宗族相告已仕新國而本國無列無詔故所行禮俗悉改從新也推此而言若本國猶有列有詔雖仕新國猶行故俗若無列無詔而不仕新國亦不得從新國之法鄭氏曰若兄弟宗族猶存謂無列無詔者反告亦謂吉凶也興謂起為卿大夫

○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見賢遍切下並同相見如字還音旋辟婢亦切

鄭氏曰謂大夫士見君既拜矣而復見勞也迎拜謂君迎而先拜之不敢答拜嫌與君亢賓主之禮孔氏曰此謂大夫士出聘他國君之禮勞慰也還辟逡巡也稽首頭至地也初至行聘享私覿禮畢而主君又別慰勞已在道路之勤故逡巡而退辟也按聘禮行聘享及私覿訖賓出主君送至大門內主君問聘君問大夫竟乃云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公答拜公勞介介再拜稽首公答拜即此大夫出聘他國君勞之是也聘禮無還辟之文者文不備也君若迎拜謂聘賓初至大門外主君迎而拜之不敢當禮則逡巡不敢答主君之拜故聘禮云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答拜是也呂氏曰還辟再拜稽首以君臣之禮見他國

之君也迎拜則還辟它國之君以賓主之禮接已而已不敢亢也澄曰還辟謂身旋轉而開闢以避避也

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

鄭氏曰尊賢也孔氏曰此謂使臣行禮受勞已竟次見彼國卿大夫也唯賢是敬不計賓主貴賤雖為大夫而德劣亦先拜有德之士也異國則爾同國則否葉氏棣曰用下敬上謂之貴貴故大夫士見於國君不敢答拜用上敬下謂之尊賢故貴賤雖不敵賓主相尊則先拜貴貴者禮也尊賢者義也

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

鄭氏曰自外來而拜拜見也自內來而拜拜辱也孔氏曰大夫見於國君謂見它國君聘禮云在門左拜是拜其辱也士見於大夫平常相答拜非加敬也故聘禮賓朝服問卿卿迎於廟門外再拜是也同國始相見前是異國此明同國則主人必先拜辱也

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

鄭氏曰禮尚往來喪賓不答拜不自賓客也國君見士不答其拜士賤也孔氏曰已雖賢德必皆相答拜凡拜而不答拜者唯弔喪與士見己君二條爾弔賓本來助執喪事非行賓主之禮君尊不答士拜聘禮士介四人君皆答拜者以其它國之士故也呂氏曰弔喪者主人拜賓賓不答凡弔者非以賓客來獨主拜賓之辱而已賓不可申其敬也張子曰弔喪不答拜主人拜伏以哭弔者難答故辟之君於士不答拜

於大夫亦有時而答尊賢也

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

馬氏曰士之於君朝則不坐燕則不與大享則旅食而已此君於士所以無答拜之禮也孔氏曰君於己士以其賤故不答拜然聘禮云聘使還士介四人君旅答拜敬其奉使而還士相見禮士見國君君答拜者以其初為士敬之故也非其臣則答拜者以其宅國之士非己尊所加故答之鄭氏曰不臣人之臣也

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

孔氏曰大夫為君宜辟正君故不辨己臣貴賤皆答拜也

男女相答拜也

孔氏曰男女宜别或嫌其不相答故明雖别必宜答也

○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摯匹

摯音至鬯敕亮切匹音木

鄭氏曰天子無客禮以鬯為摯者唯用告神也孔氏曰鬯者釀黑黍為酒其氣芬芳條暢也天子弔臨適諸侯必舍其祖廟既至諸侯祖廟仍以鬯禮於廟神也諸侯朝王及相朝聘公侯伯用圭子男用璧此不言璧者畧可知也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類也鴈取其候時而行也雉取耿介惟敵是赴羔鴈生雉則死亦表見危致命也匹鶩也野鴨曰鳧家鴨曰鶩凡用牲為摯主人皆食之故司士云掌擯者膳其摯謂所執羔鴈之摯入於王之膳人

童子委摯而退

鄭氏曰不與成人為禮也孔氏曰童子見先生或尋朋友不敢與主人相授受拜抗之儀但奠委其摯於地而自退辟之童子之摯束脩也

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

鄭氏曰纓馬繁纓也拾謂射韝野外軍中非為禮之處用時物相禮而已孔氏曰軍在野無物或應相見而無可持為摯者則不以舊禮當隨時所用不直云軍中而云野外者若軍在都邑中則宜依舊禮不可用軍物也若非軍中而在野外亦隨所有也舉一隅爾䌹類而長之若土地無正幣則時物皆可也

婦人之摯椇榛脯脩棗栗

椇俱羽切榛側巾切脯音甫

鄭氏曰椇枳也有實今邳郯之東食之榛實似栗而小婦人無外事見以羞物也孔氏曰婦人初歸用摯以見舅姑用此六物為摯椇即今之白石李形如珊瑚味甜美脯搏肉無骨而纂之脩取肉鍛治而加薑桂乾之如脯者左傳云女摯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按昏禮見舅以棗栗見姑以腶脩其榛椇所用無文

○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蹌蹌庶人僬僬濟子禮切蹌七良切僬子妙切

鄭氏曰皆行容止之貌也凡行容尊者體盤卑者體蹙孔氏曰穆穆威儀多也皇皇自莊盛也不及穆穆而猶自莊盛濟濟徐行有節不得自莊盛但徐行而已蹌蹌容貌舒揚不得濟濟但舒揚而已僬僬卑盡

之貌卑賤都無容儀直行而已崔云凡形容下不得兼上上得兼下故詩有濟濟辟王穆穆魯侯者詩人頌美舉盛以言也呂氏曰穆穆雍容深厚之貌濟濟脩飾齊一之貌蹌蹌翔舉舒揚之貌僬僬趨走促數不為容止之貌庶人見君不為容進退趨走尊者之容重卑者之容輕尊者之容舒卑者之容遫濟濟之齊一不如皇皇之莊盛皇皇之莊盛不如穆穆之深厚則知尊者重且舒也濟濟之脩飾不為蹌蹌之舒揚蹌蹌之舒揚不為僬僬之促數則知卑者輕且遫也

○天子視不上於祫不下於帶國君綏視大夫衡視士視五步上時掌切祫音劫綏它果切

鄭氏曰祫交領也天子至尊臣視之目不過此綏讀為妥妥視謂視上於祫視國君彌高也衡平也平視

謂視面視大夫又彌高也士視旁遊五步之中也視大夫以上上下遊目不得旁也孔氏曰臣視天子上過於袷則慢供奉至尊須承候顔色又不得下過於帶國君諸侯也臣視國君當視面下袷上也人相看以面為平若大夫之臣視大夫平看其面也士之屬吏視亦不得高面下帶而得旁視左右五步也庾氏曰妥頽下之貌視以面為平妥則下於面上於袷也

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傾則姦 敖五報切

鄭氏曰凡視敖則仰憂則低辟頭旁視心不正也孔氏曰凡視人過高則敖定十五年邾子執玉高其容仰高仰驕也若視過下則自有憂定十五年魯公受玉卑其容俯卑俯替也傾欹側也若視尊者而欹側旁視流目東西則似有姦惡之意也

○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奉芳勇切

呂氏曰奉者承之以二手也提者挈之以一手也孔氏曰物有宜奉持之者有宜提挈之者奉之者必仰手當心提之者必屈臂當帶

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綏它果切

鄭氏曰衡與心平上衡則高於心彌敬也妥之謂下於心孔氏曰前明常法此明臣為君上提奉之禮執持也人之拱手正當心平天子至尊故臣為奉器高於心國君降於天子故其臣為奉器與心齊平大夫又降於諸侯故其臣為奉器下於心也士卑故士臣為士提物又在綏之下提之者當帶也

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

鄭氏曰主君也克勝也重愼之也孔氏曰禮大夫稱主此言主通天子諸侯尊者之器不論輕重其臣執之雖輕如重而有不勝之容論語孔子執圭如不勝聘禮上介執玉如重是也

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　操七刀切　曳以至切

鄭氏曰尚左手尊左也車輪謂行不絶地孔氏曰圭璧瑞玉也尚上也執持君器及幣玉則右手在下左手在上也曳拽也踵脚後也執器行時不得舉足但起前拽後使踵如車輪拽地而行之

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　藉在夜切　裼星歷切

鄭氏曰璧琮加束帛而裼圭璋特而襲裼見美文也襲充美質也孔氏曰凡衣近體有袍襗之屬其外有裘夏月則衣葛其上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上有常服若皮弁服之屬也掩而不開謂之襲若開此皮弁服及中衣左袒出其裼衣謂之裼劉氏曰此謂朝聘時爾藉者薦也非繅圭璋璧琮琥璜皆玉也執璧琮琥璜則與帛錦繡黼同升所謂有藉裼者禮差輕尚文也執圭璋則特達所謂無藉襲者禮方敬尚質也裼襲繫於有藉無藉不繫於有繅無繅禮之質文以圭璋璧琮琥璜為輕重也

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折之列切又市列切

鄭氏曰倚謂附於身小俛則垂大俛則委於地君臣俛仰之節也孔氏曰此授受時禮也佩謂玉佩帶佩

於兩邊臣則身宜僂折身旣僂折則所帶之佩從兩邊出縣垂於前君若直立而佩倚附其身則臣宜曲折故佩垂於前君若重謹折身而佩垂則臣身當彌曲故佩垂於地呂氏曰謂君臣授受之節也凡授受者尊卑皆磬折故垂佩然臣當加恭於君故有佩倚佩垂佩委之差也

○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爲大夫累之士疐之庶人齕之爲云僞切副普偪切華胡瓜切累力果切疐音帝

鄭氏曰副析也旣削又四析之乃橫斷之而巾覆焉華中裂之不四析也累倮也不巾覆也疐之不中裂橫斷去疐而已齕之不橫斷孔氏曰絺細葛華半破也綌麤葛也疐謂脫華處庶人府史之屬方氏曰瓜

必巾者所以奉尊者不敢褻其物也必以絺綌者當暑以涼為貴也劉氏曰大夫以上皆曰為者有司為之也士庶人不曰為者自為之也士庶雖賤食瓜之際執瓜疐齕而不敢忘君備其華副之禮也

○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長之兩切

鄭氏曰天子既不敢言年又不敢斥至尊所能國君以下皆言其能則長幼可知謁請也謂能擯贊出入

以事請告也禮四十強而仕五十命為大夫孔氏曰此謂幼小新立之王或有遠方異域人來不知王年大小問朝廷之臣答之必有法至尊體貴臣下不可輕言其年及形長短與材技所堪云聞之謙不敢言見也云服衣若干尺謂或五尺或六尺隨長短言之幼則衣短長則衣長問者聞之則知王之長幼也古者謂數為若干若如也干求也言事不定常如此求之國君幼小新立他人問其臣國保宗廟社稷故以所保答之人君長則能主國十五以上為長十四以下為幼大夫士子卑長幼當以二十為限也天子諸侯繼世其年不定故問其年大夫五十乃爵士四十始仕其年既定故不問大夫士之年而問其子問大夫士之子謂他國人問於大夫之臣問於士之屬吏也士賤無臣但以子自典告也少儀問士之子長幼長曰能耕幼曰能負薪未能負薪謂士祿薄子以農事為業與此不同者蓋士有有田無田之異此言有

田者故云典謁庶人謂府史之屬庶人年無長幼亦問其子者順上大夫士而言之呂氏曰若干者數未定之辭古有是語如數射筭曰若干純之類其義未聞宗廟社稷言祭祀軍旅之政有可未可則長幼可知也少儀問國君之子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幼則曰能御未能御此章以能御未能御為大夫之子長幼蓋射御之事無貴賤之異也少儀問大夫之子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此章言御不言樂者樂御射舞皆在所學少儀以國君之子言御故於大夫之子言樂文互見也士有隸子弟則士之子將命典謁其職也方氏曰干猶數也數其多少故曰干方約其數故曰若宗廟社稷蓋事神之事典主請謁蓋事人之事負薪則力役之事陳氏曰社稷之事德也御才也典謁事也負薪力也上下之別也

○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

數色主切下數畜並同車數如字畜許又切

孔氏曰問者亦他國人問其臣也不問天子者率土之物莫非王有天下共見故不須問也諸侯止一國故致問求知其君封內土地所出也富者非問多金帛問所最優饒者對者數土地廣狹又以山澤所出魚鹽蜃蛤金銀錫石之屬隨有而對晉文公謂楚成王曰羽毛齒革君地生焉是也宰邑宰有宰明有采地食力謂食民下賦稅之力也四命大夫得自造祭器衣服故云不假若三命以下有田者造而不備則假借也士有地不多亦無邑宰上士三命得賜車馬副車隨命中士乘棧車無副車畜謂雞豚之屬始養

曰畜將用之曰牲閭師云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故以畜數對應氏曰國君受封於上有常土制賦於下有常奉不必言也維山澤所產無常其寶藏興廢原乎天其封殖浚導資乎人故數其所出以對旣見其寶藏不窮且示其不求多於常賦之外也大夫有家臣受采地曰有宰則見其不親猥務曰食力則見其不爭民利祭器衣服不假則見其不侈於奉已而厚於奉先也士以車數見其命賜之厚庶人數畜見其畜牧之勤陸氏曰山澤之所出所以釋上數地以對也先儒謂數地廣狹又以山澤所出而對非是吕氏曰庶人受田皆百畝貧富均矣惟畜養之多寡則繫人之勤惰雞豚狗彘之畜以供老者之食此庶人之富也

○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 麛音迷卵力管

切

孔氏曰春時萬物產孕不多傷殺故不合圍夏亦當然羣謂禽獸共聚也羣聚則多不可掩取之麛是鹿子凡獸子亦得通稱卵鳥卵也春方乳長故不得取也馬氏曰王制曰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與此不同何也蓋諸侯在國則南面以全君道而與天子同來朝則北面以存臣道而與天子異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諸侯會王田獵之禮也國君不合圍大夫不掩羣諸侯在國田獵之禮也

○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祀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 縣平聲下同樂如字

鄭氏曰登成也皆自貶損憂民也禮食殺牲則祭先有虞氏以首夏后氏以心殷人以肝周人以肺不祭

肺則不殺也除治也不治道為妨民取蔬食也縣樂器鐘磬之屬也梁嘉食也不樂去琴瑟孔氏曰歲凶者水旱災害年穀不登者年終穀稼不成也年豐則馬食穀馳道如今御路也是君馳走車馬之處不除謂不治草萊樂有縣鐘縣磬凶年雖祭而不作樂也自貶損故先言膳後言祭大夫食黍稷以梁為嘉故凶年則去之士平常飲酒奏樂凶年猶許飲酒但不奏樂也君膳不祭肺以下及士飲酒不樂各舉一邊而言其實互相通但君尊故舉大者言大夫士卑直舉小者言爾

○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 徹直列切

鄭氏曰故謂災患喪病孔氏曰此明無災者也玉謂佩也君子於玉比德故恒佩玉明身恒有德也徹亦

去也士以上皆有玉佩君無故不去玉則下通於士士不去琴瑟亦上通於君大夫言縣士言琴瑟亦互言爾命士則特縣不徹琴瑟是不命之士爾

右記君臣之禮凡二十七節



禮記纂言卷一上